

考取大学,我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是三弟老师。他是我们的辅导员,年龄和我差不多大,也是下过乡的,当过知青,比我们先上大学,毕业了留在学校,现在带领我们这些大年龄新学生。他犹如认识我,对我说,你分在三班,当班长,过两天,开学典礼,你代表全年级同学发个言。

两件对我来说很大的事,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,说完就走,头也不回。

他是一个看上去浑身和气的人,却又爽快得没有一点儿缠绕。

代表全年级发言的时候,有一句话是,我们的水平虽然参差不齐,但是我们都会认真学习得个个优秀!

“参差”两个字应该正音的,我却发成了原音,又赶忙纠正。结束的时候,我对三弟老师说:“我发音错了。”他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一下我:“你已经纠正了,发错的人多呢,没有关系,以后就不会错了。”

那一刻,心里安定,油然开朗,觉得他真是一个辅导员!

也自嘱:必须严格,不马虎!

人被安慰,一生有些重要的获得,不是非要促膝谈心,滔滔不绝,可能就是 一个温暖的眼神,胳膊肘轻轻一碰……

我不记得三弟老师给我们开过什么大会,讲纪律,讲理想。

那年端午,我上小学一年级。这天放学后,我和几个同学到杂草丛生的老城墙上找嫩茅草尖吃。黄昏时分,一起来的几个同学都陆陆续续回家了。城墙旁有一条通往乡下外婆家的路,妈妈一直带我去,所以我认得。我就沿着它慢慢悠悠地走,路上还时不时地捡石头赶树上和路边的麻雀玩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当我推开外婆茅草屋的门时,看到了外婆吃惊的脸,也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粽香。“快吃粽子吧。”外婆把剥好的粽子用筷子夹好递给我说:“今天是端午节,我正准备给你们送粽子去,你看,都在篮子里放着呢!”

吃完粽子,外婆又给我吃了一只鸭蛋。随后关上门,一手牵着我,一手拎着篮子送我回家。一直走到有路灯的马路上,我说:“外婆,你回去吧,我认识回家的路。你还没吃晚饭吧,两只羊三只鸡五只鸭子等着你呢。”外婆说:“好呀,这里有六只鸡蛋和六只粽子,你爸爸还在出差,回去妈妈妹妹和你每人两只哦。”

外婆把篮子递给我,又亲了我一下,然后和我分了手。老远回头看见她还站在路灯下远远地望着我。

我一个人走着走着,最后还是顶不住篮子里的诱惑,坐在路边的石阶上,剥开了一只粽子。可这粽子咬了一大口还不见肉,最后总算找到了大人指甲盖大小的小点肉。再吃一只也是如此。忍不住又连吃两只,还没多大改观。眼看篮子里只剩两只粽子了,只好作罢。

走到离家不远的路灯下,因为走了十几里地,肚子又撑得慌,就坐在路边歇息。我看着篮子里的粽子想:两只粽子妈妈妹妹一人一只,妹妹平时老跟我抢东西吃,不如把她这份吃了吧。于是动手剥开

这一届学生,卖力劳动过,庄重奋进过,考进大学,重入校园,是为了更庄重的奋进,对大学生活珍惜得如同珍惜自己的命。

每天慌慌忙忙奔走校园,教室,宿舍,图书馆,八点钟在阶梯教室上第一节 课,六点多就去占一个靠前的位子。

我的那个同寝室同学

普通角色

梅子涵

徐祖源,年龄比我大,家在远郊的青浦乡下,有两个孩子,周末回去都要种地。碰到农忙,都会不好意思地跟我请假,神情腼腆,话音里满是歉意:“要割稻子,明天晚上我回不来,礼拜一一早回来,不会迟到的,阿好?”

我用手轻轻碰一下他的胳膊:“不要紧的,你不要太累。”我是学着三弟老师的。

祖源说:“谢谢依!”骑着车就往家赶,几个小时路程。

星期一凌晨又往学校赶,本是稀少的黄头发,被风吹成竖着的稻草。很破旧的老自行车浑身泥灰,是最标准的乡下样子。

话语原就不多的三弟老师,还对这些人讲纪律,讲理想做什么? 能不说就不说,非要说的,意思讲完就结束。他知道我们,因为他知道他自己,我们的艰苦和奋进是一样的。

外婆的粽子

金 敏

肚子出奇地难受起来,好不容易挨到家,浑身汗水已湿透了衣杉。妈妈看着直喘粗气的我和篮子里的东西问:“这只粽子和鸡蛋是怎么回事?”我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到外婆家去了,原来有两只粽子,你和妹妹一人一只的,可妹妹那只给我吃了。”

妈妈数了数鸡蛋,不露声色地说:“先吃饭吧,菜都凉了。”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“露馅了吧。”妈妈笑着说:“实话告诉我,到底吃了几只粽子?”我只好一五一十道出实情。接连两天我肚子胀胀的不想吃东西。最后隔壁沈阿婆用鸡肫皮放在瓦片上煨成灰兑水喝了才慢慢好起来。

多少年过去了。如今五花八门的粽子虽然很好吃,但总觉得少了几时的味道。每到端午节,外婆的茅草屋,她那双树皮一样粗糙的手,还有那慈爱的笑和刻满年轮的脸在我眼前不时地闪现。

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,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《复兴文库》第一至三编正式出版发行。已经出版的前三编《复兴文库》共计 37 卷、195 册、6190 万字……呈现出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 100 多年的历史中踔厉奋发的足迹。

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文化工程,《复兴文库》编纂启动伊始即明确目标要求——“倾力打造无愧于民族和历史的传世精品”。中华书局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,早在 2017 年,《复兴文库》编纂的前期工作便开始进行。在两年时间里,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会,讨论、拟定编纂大纲,众多编选人员和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努力。2019 年 1 月,《复兴文库》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全面启动,按照最高标准、最高要求,精雕细琢、反复打磨,使《复兴文库》成为文献选编出版的重要范本。

《复兴文库》按历史进程的顺序分

大学二年级,我代表学校参加上海首届大学生演讲比赛,获了团体一等奖。题目是我自己想出来的:《不做灵魂的流浪者》,它是高尔基的话,全文刊登在《青年报》,三弟老师在校园林荫道看见我,远远地竖起大拇指,大拇指在空中往上跳了两下,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,大拇指上也有神态。他带着、辅导的正是这样一群学生。大拇指是不是就是我们呢?

毕业的那天上,在第六宿舍门口,全班同学站着,靠着墙的,倚着树的,不倚不靠站得笔直,的,听三弟老师宣读毕业分配结果,像一群憨厚农民,听着生产队年终分红。宣读完,大家对他说,陈老师再见,他挥挥手,神情有些害羞,然后便散去。大家都爽快,没有缠绕的人。三弟老师姓陈。

他当辅导员,我当班长,我竟然没有去过他办公室,他也没有到过我宿舍,天然、简单得像 一个刚开始已经结束的小故事,没有真正情节,却是一首永久的诗。

考取师范大学中文系,我就兴奋地向往着当语文老师。

毕业实习不繁琐,备一篇课文,上一节课。

带我们实习的周老师,教古典文学,说话甜糯,苏州音,耳语般轻柔,绝无锵锵之力。

我实习的中学是一所

粽子吃了起来,不知怎的觉得难以下咽。扔了吧,舍不得,只好硬着头皮吃完走路。

可这一走不要紧,肚子出奇地难受起来,好不容易挨到家,浑身汗水已湿透了衣杉。妈妈看着直喘粗气的我和篮子里的东西问:“这只粽子和鸡蛋是怎么回事?”我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到外婆家去了,原来有两只粽子,你和妹妹一人一只的,可妹妹那只给我吃了。”

妈妈数了数鸡蛋,不露声色地说:“先吃饭吧,菜都凉了。”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“露馅了吧。”妈妈笑着说:“实话告诉我,到底吃了几只粽子?”我只好一五一十道出实情。接连两天我肚子胀胀的不想吃东西。最后隔壁沈阿婆用鸡肫皮放在瓦片上煨成灰兑水喝了才慢慢好起来。

多少年过去了。如今五花八门的粽子虽然很好吃,但总觉得少了几时的味道。每到端午节,外婆的茅草屋,她那双树皮一样粗糙的手,还有那慈爱的笑和刻满年轮的脸在我眼前不时地闪现。

为五编,第一至三编先行出版。其中第一编集中选编 1840—1921 年,体现初期民族觉醒意识、探索救亡之道、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文献,重在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;第二编集中选编 1921—1949 年,记述中国共产党携手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进步力量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、为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,实现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,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懈奋斗的重要文献;第三编集中选编 1949—1978 年,记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、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,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文献。第四、五编正在继续编纂和审读中,反映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高举



无风的夏日 (水彩画) 赵云龙

“古老”名校。备的课文是闻一多先生的《最后一次讲演》。这是周老师和我一起挑选的。他说,你参加过讲演比赛,这篇课文适合你,上这个课要有力量,要激昂。语音甜糯的周老师,让我要有力量。

我问他,需要很多板书吗?他说,无所谓的吧,讲演要连贯,不要总打断。没有非写不可的可以不写,不是小学生了,字都认识,激昂、磅礴的句子和气势,学生还会听不懂啊?听得懂的。

我很有力量很激昂地上完了课。上得好像我是闻一多。虽然没有穿长衫,没有围围巾,但是声音和气势,都是紧紧靠着他的。为了提醒、敲击自己的激情,我把闻一多的《红烛》抄下几句在书页上:红烛啊!既烧了,便烧着!既已烧着,又何言伤心流泪?

我也不时地看一眼周老师。他专注地看着我,惯常平和的神情中竟然也有了一点闻一多的严峻。

我还假装警惕地扫视着教室的四个角落,我不知道学生们是不是注意到我的扫视,心里有没有想:“他在看什么?”

我在看什么呢?我在看,这里有没有特务!那一刻,如果现场有一个特务,突然朝我开了一枪,那么我一定要手撑讲台,激昂、凌厉地把讲演全部讲完,然后高呼一声口号。

我蛮搞笑的,而且搞笑得很有严肃意味。

现场没有特务。“古老”名校的校长,教研室主任,听课班级的语文老师,还有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,都坐在最后一排听课。

讲完了课,我在收拾课本、讲义,校长和教研室主任走到讲台前,校长问,梅同学,你愿意分配到我们学校当老师吗?

我怎么会不愿意呢?简直太愿意了。

在农场,从知青里抽人到师大培训一年,分到中学当老师,我都没有资格轮到的。因为都是抽高中生,我是初中生,所以每一次都是站在路边看着拖拉机载乘着他们无限风光、笑容灿烂地离去,挥手祝贺他们,满心苍凉叮嘱自己镇定。农场本是盐碱地,不同情苍凉,种出庄稼不但靠劳动还靠机会,你没有机会,苍凉等于给自己刮西北风,更是荒芜。

我还没来得及说愿意,副系主任一步跨上,伸手拦住校长,说,不啦不啦,这个同学我们学校有安排了。

稻田金黄突然冒出,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种出来的。

周老师站在远处看着我,目光里依然是温温的笑,神情恢复成惯常的甜糯。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师,为学生做着普通的事的时候是在近处,更多的时候是站在远处。他听不见讲台前的人在说什么,但是我看见他也朝我跷了跷大拇指!

他穿着一件蓝颜色的衣服。

后来,我留在中文系当老师了。

大学的故事里不是只有名师,这些大拇指老师也都是角色。普通的美好只有普通的眼睛看得见,普通的心里记着。我们都太普通!

我也很想念副系主任。

眼下大江南北陆续开镰收麦,丰收在望呢。一年年总是能把我带回六十年前的黄泛区农场,因为我在这里曾经舞剪挥镰十年。

1962 年,国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期,党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,号召到农业第一线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。父亲响应国家号召,把弱冠的我送到黄泛区进行劳动锻炼当了知青。9月6日,我孤身一人来到了黄泛区农场,一床被子,一条毯子,几件换洗衣服,还有一只洗脸盆和怀揣的十五元钱,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。农场的宿舍也极其简陋,住的是草屋,睡的是通铺,点的是自制煤油灯,房子四面透风,“家”也搬来搬去,如果搬到了过去的苹果仓库里就会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烂苹果的坏味。

到了第二年的夏天,也就是 1963 年 6 月 17 日是我在黄泛区第一次在大麦田里挥镰。记得那天,五更天起床,人影晃动,人欢马叫,兴奋地拿着高队长给我准备的早已磨好的镰刀,戴好草帽直奔大田,抓起麦秆就割,雪亮的钢镰沙沙作响,麦棵纷纷倒下。很快就骄傲起来,自认为割麦子不过是“小菜一碟”,没啥难的。但没走几步,我的缺点全部暴露了。手抓不住麦秆,镰割不准,我就不断地回镰返工呢。高队长反复叮嘱:“我们得让麦子颗粒归仓!”我拼出全部力气,咬牙坚持,浑身上下汗已泉涌。也顾不得腰酸腿疼,眼看着前面的工友们离我越走越远。与我同组比赛的是生长在农场的姑娘,她还不断地朝我嚷嚷:“小万同志,加油啊!”我拼命追赶,但还是没有赶上她,只能认输。

经过几天紧张的龙口夺粮,麦收结束了,我几乎每天早起晚睡,都是泡在汗里,挽起裤腿,赤臂露膀上阵,手、背、腿都布满了麦穗划过的红肿印痕,被汗水一浸,疼得浑身麻痛难以入眠,慌忙中腿上还被锋利的镰刀划破了一条小口,鲜血直冒,老庄稼汉王老头忙把他那铜烟袋锅里的烟灰给我涂上消炎止血,太阳西下收工后才到医务室,赤脚医生给我涂抹上碘酒、红药水,再重新消毒包扎起来。尽管这样,我也没轻伤下火线。就这样,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农场的黑板报上,登上麦收光荣榜。心里虽然感到自豪,但总有些内疚,因为同工老工的速度和质量比起来,我还差得很远。因为老农人深知这“焦麦炸豆”争分夺秒至关重要呀!

改革开放后,十万亩良田的黄泛区农场也变了,土地变得肥沃了,环境变得美了,人变得越发青春阳光了。庄稼和果树在飞机和无人机投入施肥撒药中变得茁壮了,遇到天旱时,还装有自动喷淋浇灌系统。2021 年,我曾回到过阔别近一甲子的劳动故地,几乎找不到当年苦日子的模样了。“百里不见炊烟起,唯有黄沙扑空城。无径荒草狐兔跑,泽国芦苇蛤蟆鸣”(1938 年黄河决口沦为泽国的黄泛区),这首对黄泛区早年真实写照的诗也踪影难觅了。眼前是换了人间,换言之是花果飘香,水清岸绿,楼房林立,轿车(包括摩托车)如梭,全面机械化的农场里一片丰收景象尽收眼底。且不说这里的果子更红更大,单凭小麦就能让黄泛区人骄傲起来。小麦成为全国优良种子供应基地,亩产早已过千斤,竟然是我国高贵的“酒用小麦”原料,能直供贵州茅台酒选用,其身价自然不凡呢。

斗转星移,眼下的黄泛区正值小麦收割,遍野农田全被嗡嗡作响的联合收割机覆盖着,金黄的田间麦浪一派忙碌景象,我记得几乎每年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河南日报都少不了对黄泛区机械化收麦的新闻报道和照片呢。回想着黄泛区的十年知青生活,翻阅起几年前重返故里的张张照片,我情不自禁地又咏诵大诗人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,虽然已是千年脍炙人口的名句,但老朽认为再也没有其他诗词能更让我们农家喜欢和选择呢——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……”

土”紧密结合息息相关。的确,《复兴文库》可以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“读好书”,思接千载、“阅”见世界;“善读书”,铸就立根、传承文化。

对我们来说,中华书局正在继续抓紧完成《复兴文库》的一系列工作。《文库》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标志性工程,收录的文献生动地呈现着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、推进理论创新的光辉历程,《文库》的出版和使用必将赋予人们深厚的思想智慧、坚定的文化自信,助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。(作者系中华书局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)

十日谈 探源全本《牡丹亭》,发出中国戏曲人自信的文化新声,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朱光 沈琦华

